

马泰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金镇弟兄



2006
697

金镇弟兄

马泰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DQ93/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瓮镇弟兄/马泰泉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 7

ISBN 7—5033—0484—7

I. 瓮…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67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6.00元(膜)

主要人物表

- 陈 老 二：太昊食品开发公司经理。
- 陈 老 大：百万富翁。原志愿军战俘、蒋帮特务。
- 白 菊 花：陈老二之妻，凤和轩第二任女老板，“黑牡丹”。
- 凤 月 姣：陈氏兄弟之母，凤和轩第一任女老板。
- 晁 汉 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凤月姣第一个男人。
- 陈 太 葵：国民党营长，凤月姣第二个男人。
- 陈 小 满：陈老二之女，“私生子”。
- 崎 田 秀 子：陈老大的小老婆，山本太郎的妹妹。
- 凤老板夫妇：虔诚的穆斯林。凤月姣之父母。
-
- 唐 湘 生：太昊公司副经理，“唐老鸭”。
- 庞 广 龙：市商局局长，副市长。
- 卞 占 彪：市经贸办主任。
- 葛 麻 子：生产队长、大队长、镇长。
- 米 八 斗：自谋职业者。原志愿军连长、战俘、囚犯。
- 罗 娜：米八斗之女，市外贸公司翻译。
- 苗 长 旺：陈老大贴身顾问。原国民党旅长、军统局处长。
- 山 本 太 郎：山本公司董事长。
- 佐 川：山本公司驻华人员。
- 郝 庄：陈宛市副市长。

为不幸者洒一掬泪，
人世的悲欢感动着我们
.....

——题记

楔 子

豫东陈宛，古为陈国之都，再古为宛丘伏羲之墟。

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战争频繁，陈国构筑城垣，囤兵自卫。丁夫挖壕掘出一具奇形怪状之头骨，众视之，皆大骇！呈陈王过目，亦讶然！故请周游列国来陈讲学的孔子甄赏。孔子细察之，智眉舒展，继而肃整衣冠，双膝捣地，双手合十向那骷髅连连叩头。

陈王问：“老夫子此乃何故？”

孔子曰：“苍埃浑沌初化，太昊伏羲氏风姓，蛇身人首，顶生双角，以木德王都于宛丘。伏羲女娲兄妹制了人烟，始作八卦，结绳罟网以渔，造琴瑟以曲，设庖厨以奉牺牲，及居三皇之首，人文祖先。此乃正是人祖爷天灵之寒骸，理当尊崇祭祀也！”

王臣们听罢，三跪九叩，决意为人祖爷伏羲举行隆重葬礼。陈王传旨，征捐派夫，且亲驾基地点穴动土。

虽因战事吃紧，仅从四处运来黄土堆出一个冢子坟，坟前盖了一座小庙，较乡下人的农舍高大不出多少，但却建造得玲珑剔透：大脊蜿蜒，翘檐舞凤，有廊有柱，飞丹鎏彩。堂里设一神龛，伏羲塑像端坐于内。伏羲身披树叶兽皮，蓬头跣足，袒胸露乳，手托八卦，口若有词。两旁配享有朱襄、昊英、金提、句芒的塑像

(相传四人皆是伏羲的忠实辅佐)。不长光阴，人祖爷尊容被虔诚的陈国人的香火敬崇得漆黑一团，更增添了溟濛的神秘与狰狞……

楚灭陈，唯陵庙依然如故。

据《陈宛通志》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颁诏禁民刍牧，设置守陵户。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亲布“修陵奉祀诏”，大事建筑。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下旨大兴土木，仿照南京紫禁城扩建人祖庙。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发帑银八千两，大为修葺……至此，太昊伏羲陵成为历代帝王、文臣武将、骚客墨士及黎民百姓祭祖朝拜之圣地，成为浪迹海外的游子们魂牵梦绕的一个标志。

除了十年“文革”算个例外，这里从未断过香火。每逢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南船北马，云集城池，观光、朝觐者不可胜数。即使平日，依然香烛纸炮，烟雾缭绕，笙箫锣鼓不绝于耳；芸芸众生，诚惶诚恐，向垂青万方的斯文鼻祖屈膝长拜——

伏羲苍精
初造王业
画卦结绳
以理海内
……

二

似因了人祖爷栖息的这一隅“风水宝地”，才使这座古老的城郭由此宠幸得如老蚌生珠、浪漫而多情么？

然不知起于何年何月，古老的都市与古老的乡村便就掘出一

道“天河”，分成两个截然的世界。那些脑门上刻着“农民”二字、种地穷得抽筋的乡下人就把城市视为“天堂”，把城里人看成高等公民，虽然他们也是地道的炎黄子孙，可谁不想趟过“天河”到“天堂”里去呀？但那只是一个梦。他们只能隔“河”兴叹，望“城”莫及，抱怨前世造了孽今世来赎罪，抱怨人祖爷偏心眼……

星移斗转，而今他们的肚子似乎被三顿饱饭一撑，又生出和城里人攀比的欲望。于是搭帮拉伙成群结队地朝城里拥去——进城打工，进城赚钱，进城谋生……乡下人扰乱了城里人的恬静！

刚过完大年，城四关的马路上就有了响动。起初几日，那响动还是稀稀疏疏，零零星星，似雪化的屋檐水给清凉的街市打着悠闲的节拍；一进二月门，这响动就变得稠稠密密，火火爆爆，像从云堆里甩下个炸雷一头扎进城池。于是，天地间的一切声响带着一种原始的冲动奔涌而来，很有劲势地荡入这一派烂熟的梆子腔的音域里，撞击着这一方人与自然衔接的菩提净土！光是从南北十里长街和陵庙四围那挨挨挤挤的饭棚汤锅、茶社酒楼、货栈当铺去考察，就足见它的一斑，就足够满载一筐令人唏嘘的“味道好极了”的故事。

乍一看，在这儿主宰世界的几乎是一色的女流之辈：个个柳眉细眼，伶牙俐齿，全是曹公笔下“凤辣子”模样的角儿，身上说不清藏了多少女人的柔劲儿在里面；甭说外地客商，就是油锅里捞出的本地“土著”，也休想占得分毫便宜，“蝇子衔了半拉米，掂着面杖撵十里”，足见她们非凡的气度和风采。

她们与自家男人珠联璧合，各司其职：男人送走白天躺下睡觉，女人就像陀螺给抽了一鞭子，拧一把眼屎，抵两下睡发，换得一脸妖艳，突击抢占“领地”，忙着伸摊子、支案子、升炉子、亮嗓子，一个个大呼小叫，使腔音尽快恢复到良好状态：

“芝麻烧饼——绿豆稀饭——”

“油条——麻花——胡辣汤——”

“杠子面蒸馍——又白又大——”

“热哩——水煎包子出锅啦——”

“咸锅盔——甜锅盔——枣花锅盔——”

“牛肉合子咸香酥脆——壮饱肚子好赶会——”

.....

这颇具诱惑力的吆喝声，一如飞蝗压野，盖过雄鸡报晓，在冷飕飕的晨风里亲亲热热荡开去，把潮水般涌入城脚步声砸个哗啦稀碎。花花绿绿的传统小吃掺乎着灿烂的女人韵味使小贩们永远和顾客打成一片。

等国营企业、政府机关的职工干部们踏着早上八点的基准步态按部就班时，这些“凤辣子”们已将满满的钱匣子抱进了里屋，在男人漂亮的臀上拧一把，搞醒。于是夫妻头顶头伸舌头舔指头“沙沙沙……”地数票子盘点。等把那一沓沓、一擦擦让无数人捻过、数过，也像很多人一样正过来、倒过去地数了几遍确认没有假票子之后，女人捏声问：藏哪儿？男人捏声说：老地方。女人说：你没见放进去的都叫老鼠啃了？男人说：烂票子不烂钱。女人咬唇发狠说：干脆，存银行吃利息！男人瞪眼说：你娘们骗个屁呀！前些日你没见陈老二锣一阵鼓一阵像疯狗一样乱搜刮民财吗？你去存了被人扫见，不就暴露个尿了？女人打个激灵，脸上冒出一一种像分娩一样既痛苦又舒服的神情，又把钱藏进了“老地方”。

于是交班，男人登场。

男人伸懒腰冲当街打个尚未睡醒的哑哈哈，与左右“盟军”故作一番寒暄：

“咋，日头烤糊了臭臊你‘老贪儿’才醒呀？”

“咦，你‘老贪儿’不也刚从臊被窝里拱出来？”

“骑马坐轿不胜黎明睡觉，舒坦得很哩！眼下谁贪多了谁倒霉，挣仨赚俩够撮一壶就妥了。”

“就是就是，生意越来越没个望兴啦！乡下盲流大军嗷嗷叫叫杀进来，要搞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连狗日老外也跑来争份子，一口一个‘噫凯噫凯’、‘鼓捣猫溺’、‘三克油喂你妈吃’……”

“得得得，你‘老贪儿’向陈老二投了多少资？”

“尿毛！一个子没掏！”

“是呀，没瞧见那些倒儿爷一个信息、一张条子倒出去就是万儿八千，哪像咱，一个小钱一个小钱地抠哧，可怜见的。”

……

不难听说，这些混惯了生意场的行家里手们除了有一种无须说透的默契和随时又会分裂成龇毛龇牙咬对方一口的投机以外，似乎又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愤集合在一面旗帜下去抗击共同的宿敌！

哦，这也许是他们几十年所养成的经营之道：肉烂在锅里，肥水不外流。进而慨叹时光慨叹人祖从未赏赐个大红大紫！不，“几十年”，在这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辉煌祖迹的《陈宛通志》上，还远远没有资格去占据一行，还远远留不下一串屋檐水砸出的石窝儿！

三

当你饥肠辘辘钻进一家餐馆吃个饱嗝连天、带着恭维的口吻夸说主家的饭菜如何正宗、地道、色鲜味俱佳，这时，你便可以从老板那三分得意七分苍凉的表情下得到一道口实：

陈宛又出能人了，要抢他们的生意砸他们的饭碗！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伊始，这城里头赫然冒出一位号称血统纯正的太昊之裔，果也有几分胸怀城府的卓识，凛然挂印辞官——辞去商业局供销科科员的职务和工资，聚家财泡进一个乡办小厂里，不消说三五年就发了达。此时觑来，在当今中国仍盛行以官

位论得失争荣耀的世风中，此公之举惊众骇俗，不同凡响！

显然，这家伙居心叵测，决非斗筭之人。忽一日拉起个“太昊食品开发公司”的招牌杀回城来，一举包揽了几家国营门市的地盘，骄纵得不可一世。

嘿嘿，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神算降不过天算”，陈老二终也轮到玩砸的时候——一头栽进一桩引进设备巨额诈行的“黑窟窿”里，由此引发了诸多公愤……

一天黄昏，一辆忽闪着红信号的公安小轿车不时拉响警笛，从繁闹的大街上急头撞脑地穿过，然后顺着皇城根拐进槐伯胡同，悄悄滑入凤和轩后院，只听见狗的一声狂吠就彻底被治服了……

看到这心惊胆战的一幕，众多店铺的老板们瞪大了眼睛：啊！啊！陈老二遭报应了……

第一章

注定了这是个不寻常的黄昏。

但他神智麻木，感觉不出任何异常。

走上乳河大堤，他才把脑袋从大衣领里拱出来，朝四下巡视一番，目光很空洞。肆虐的“黄毛风”鼓荡着荒原野狼般的激情，贪婪地吮吸着早春匮乏的水分，使空气的颗粒变得冷僻而僵硬。风刮得让人忘了天曾经是蓝的、日头是圆的，让人不再相信天还会蓝、日头还会出来。

完全出于某个念头或必要，他才躲开闹区“大路不走走小路”踉踉跄跄地回家来了。

“勾——勾——”一连串的酒嗝不可遏制地从喉咙眼窜出，犹如一座火山口正频频发动岩浆喷发。他绷住嘴，咬紧牙，憋足气往下压，压……想以此堵住“火山”的喷发！

情况越来越严峻。

肠胃里翻江倒海，一个波次连着一个波次咆啸着冲撞上来，喉结被冲撞得像个阀门大张大合，伴随着一种宛若新娘妊娠反应般的亲切感受，“火山”终于喷发了：“哇——”浮扬的尘絮倏然惊飞，空气的颗粒被燃烧！昏眩中只见路边盛开一簇簇罍粟花，红红艳艳，血光一片。

“你个屎包，还是没能控制住！”他骂了自己一句。继而又慰问自己，这样也好，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这样折磨一下自己，宣泄一家伙心里倒痛快了。

他“嘎嘎”地用力清理喉腔，将一口掺乎着残留物的粘痰扯肠子似的扯出来，浑身的热量包括仅积累有二两重的脂肪也仿佛被抽得一干二净，空落落地打个冷战，神智却恢复得异常清醒，心情无比舒畅。他又倍感亲切地体会到，人在出酒后的思维特别好

天近黄昏时，有条黑影打开了传达室小套间的门，把躲藏了两天的他拉起来就走，他惊愕地问：“你……你是谁？”

“我是你的同党。”那人的声音突然还了原。

原来是本公司副经理唐湘生。他惊魂甫定，又问：“老唐，你拉我上哪去？”

“到我家喝两盅，给你压压惊。”

他听出这话里有文章，便去了老唐家。

老唐一脸山清水秀，笑容可掬，却笑得很有蕴含，用一种营造出来的随意端盅相碰：“一杯薄酒，不成敬意，老陈，来，喝……”

他端起盅，眼珠斜铆在对方脸上。那张脸看上去光滑细腻，像一只漂亮的冬瓜。但他看不透那种蕴含的笑里究竟藏了些什么，就只管喝酒。

“老陈，我看不必再为那倒霉的设备伤脑筋了。咱们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也不必再熬下去了……”

他一听两眼直冒火：“老唐你说啥？让我们甘心情愿背‘黑锅’，啃那一堆废铁？”

老唐长嘘一口气：“不就一百二十万美钞么，吓不倒咱。”

“噢，你老唐半夜爬屋山——陡（抖）起来了！你会厠金尿银还那贷款？”

老唐又讪讪地笑着往他脸上瞄，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可笑的东西。

他端起一盅酒甩进嘴里。只是酒下肚太猛呛得两眼涨红。

“老陈，你的胆识我很钦敬。”老唐一字一顿地力求把每个字说得很有分量，以证明自己情感的真诚：“不过，一个鹤立鸡群者，注定要比周围的‘鸡’们多倒霉；一个想干点事的人，付出的代价总是加倍翻番。孟老夫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你在为我们哼吟挽歌？”他摘下脸上的一丝平和，腮帮子痉挛起来，仿佛正在忍受着孟老夫子所云的那种虐待和折磨。

灯光下，老唐胖脸如佛，低吟浅唱道：“要忍一忍，让一让；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这可是咱中国人的诀窍。”

这种被突出强调的忍让，显然居心不良。他不知该哭该笑还是该给这位老搭档一个嘴巴子：“老唐你是个老滑头！这两天你躲到哪儿避难去了？怕沾你身上血是不是？昨天下午你老婆疯疯癫癫找我要人，恨不得把我撕碎再捏把出个老唐来。”

老唐略露难堪之色：“老陈，天地良心，我与你决无二意。昨天下午不知谁往我家打来一个电话，说咱俩为瓜分赃款发生狗咬，你捅了我三刀子。吴梅当时正睡午觉，听了立时惊吓得丢了魂，干了那件蠢事。今儿请你来，我和吴梅向你表示歉意……”

“好了，歉什么意。”他喝了一盅酒，一抹嘴说，“我是问你这两天干啥去了？”

老唐也喝了一盅酒，一抹嘴说：“我无扭转乾坤之力，只是硬缠着郝副市长去瓮镇作了番现场考察，确认少了一组部件后，即责令外贸和经贸办速与日方交涉，要他们赔偿一切损失。”

听了这番话，作为公司经理的陈佑安委实被副手的这种在困境中难得的仗义所感动，涨红的两眼像激光炮瞄着对方：“好老唐，

算我错怪你了，你别介意……”

老唐像获得了殊奖，斟酒举盅：“咱哥俩结为难兄难弟，来日方长！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来来来，老陈，为咱们时来运转，柳暗花明，干杯！”

一瓶“古陈”老酒很快见底。

客厅里电话疯狗一样狂叫起来，吴梅从厨房里跑出抓起话筒就嚷：“叫唤个啥！讨厌！老陈不在俺家，老唐也不在，全让獾狗子咬死了！咬死了！”——叭，电话撂了。女人的眉眼很凶狠。

陈佑安怀疑这女人的“羊角疯”是不是又要发作了？而吴梅倒是向他飘过来一个妩媚的笑。

墙上的挂钟敲响六点。

这对陈佑安来说，是一个警告。老唐收住酒兴催他回家。

陈佑安已喝得舌头有些发直，但还执意要喝：“感情铁，喝出血！再……再拿酒来！要喝就喝个透，往心脏里喝……往灵魂深处喝……”

老唐剥了一只香蕉塞进他嘴里，像慰抚孩子般的催促说：“快回去吧，别让嫂子等得心焦。我好像有一种预感，今晚上不寻常。”

陈佑安扫见瓶中还有一点压底酒，抓过来抽进嘴里，样子极像个吝啬鬼：“别……别浪费了。”喝罢站起，晃荡着身子走出门，仰头看天，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又扫描一下老唐的脸，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于是就嗤嗤一笑：“去屎吧老唐，少拿母夜叉吓人，她就是真老虎我也不怕！今晚上……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照旧……”

二

天还没黑，凤和轩就早早关了门。二层楼上的雅座间里，女

老板白菊花正为一桌丰盛的晚宴忙得不亦乐乎。

这家饭馆位于午朝门外大街最繁华的中心地界儿。小楼盖得极为讲究，底基和屋檐一律金黄琉璃陶瓷镶边，腰间的板格门窗雕花镂叶，厅前两根红漆大柱高擎屋宇，门楣上方悬挂一块枣木横匾，“凤和轩”三个烫金隶书题字极有力度。门厅玻璃上贴着彩纸刻字：正宗风味，名师料理，丰俭随意，承办酒席。整个看上去古朴雅致，超凡脱俗，既有都市里的村庄之恬淡，又颇具现代生活之情趣，是食客们最乐意光顾的去处，以致招惹得左邻右舍好嫉羨。对于这家老字号的正宗谱系如何，好像没有谁能论个端详，但都说这家因祸得福，发了！

此刻女老板正倾心以赴，精细调弄：铺着雪白台布的大圆桌中央放上了玻璃钢旋转托盘，外围摆着细瓷鑲金菜碟、消毒纸袋封装的仿象牙筷子、雕有水晶花纹的高脚杯和杯子上落着用餐巾纸叠出的孔雀开屏，绕桌摆放了一圈电镀折叠软椅。餐桌旁另设一张小台柜，留言簿、牙签筒及各色调味瓶一应俱全，柜的一角摆起几盒中外名烟，还有一只古色古香的陶瓷瓶，盛开着几束艳丽夺目永不凋谢的塑料花——整体看上去，宛若一幅布局考究、色彩柔和、富有质感的油画。

一切准备停当，专等那个时刻的到来。

孔雀翘首以待，鲜花娇媚相迎，菜碟、筷子、高脚杯竭诚恭候……

老板娘立在窗前，不时朝后院张望，见无动静，就又转过脸用极挑剔的目光检阅自己的这番“杰作”，见某个杯子或碟子放得不周正，赶忙奔过去作一番调整，而后再看，看了吐笑，便陶醉于一种意境里去了。

当那个红亮的光点出现在后院，老板娘马上碎步小跑“蹬蹬蹬”下楼，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

来者是本市的郝副市长、商业局庞局长、对外经贸办卞主任，

加上司机一共四人。

“欢迎欢迎！难得几位大忙人光临小店……”老板娘灿烂地笑着，一张圆滚滚的脸泛出熟透的西红柿般的谄媚：“嘻嘻，楼上请楼上请——”

“陈经理回来了吗？”郝副市长眨动着镜片后边一双肉乎乎鼓包眼睛，开口就问。

“放心吧市长，他孙猴子咋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他被门卫老罗头关了禁闭反省哩，天刚麻眨眼的时候，被老唐劫走了。我往老唐家打电话，那疯婆子像老虎一样要吃人！”老板娘向官们奏着本，脸上仍是春光明媚。

“老陈这家伙近日被入了股的小贩们骚扰不轻，要是一头栽进哪个相好的被窝里迷醉不醒可就麻烦了……”庞局长戏谑中朝老板娘挤挤眼。

“他敢？看我把他蹄子拧了！量他有这心也没有这个胆！”老板娘口气蛮冲，抬眼看墙上的挂钟，还差一刻不到六点，于是说，“他一会儿准回来。”话音里把个“准”字拉得挺长，像一道“法令”具有权威性。在这个家庭里她是“皇帝”，外号“黑牡丹”，气盖陈宛！

大家坚信无疑，款款落座。

只见她那像半透明的腊肠一样的手指在餐桌上载歌载舞，挥洒自如。先端上来的是冷荤：金鸡报晓大拼盘。接着斟白酒倒啤酒上可乐饮料点高级香烟。又一眨眼工夫，各式热菜接续上来，满满堆了一桌面。

大家边吃边喝边吸边谈，满屋云蒸霞蔚，酒香四溢，珍肴回转……

老板娘见酒菜很快消掉大半，便叫大妞、喜鹊二位小姐端上来一盆酸辣羹，一盘油光湛绿的香蘑烧油菜，她马上将调羹勺一一送到诸位门盅前，就势作出那种让人都爱看的嗔态，恭维里带